

陈忠实的魅力

○ 李高田

忠实先生驾鹤迄今足足5个春秋了!按照关中丧俗,人死之后,服丧三年,家中从此再不做专门的纪念活动。而这5年来,每届忠实先生忌日,辄有一批悼念文章见诸报端和网络。一时哀思如潮而至,哀文如雪纷然,诚为当今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一道别样风景。这的确应了忠实先生“文学依然神圣”的名言,亦透射出忠实先生的魅力。

中国人对于历史上至圣至伟者,有公祭或民祭礼仪。海内文学人或准文学人一年一度以文追思忠实先生,几成定制,这也可称作“文祭”。在这些撰文追思者中,有当今文坛名家,有受过忠实先生沾溉之恩的文学精英,亦有追慕前辈的文学新秀。当然,也不乏那些假攀附、吹捧死了的名人而抬高自个儿身价的蹭热蹭光者流。但不管怎样,对于忠实先生来说,离开这个世界5年了,犹有这么多人念念不忘于他,身后绝然是不会寂寞的。君不见,人民文学出版社多家前不久于首都图书馆举办——“纪念陈忠实先生逝世五周年活动”,那



1995年6月,作者与陈忠实(右一)华山北峰留影

场面的火爆,即是明证。

忠实先生的魅力,来自于他不朽的作品,亦来自于他高尚的人格。他的代表作《白鹿原》,被称作“民族的秘史”,“当代中国文学的里程碑”,如今这差不多已成为公论,因而我在此便不再置喙。忠实人格的形成,大抵与白鹿原切切相关。先生世代耕作于丰腴而神秘的白鹿原下,这就陶铸了他朴若黄土的秉性,因之其待人也诚且实。我身边有不少忠实生前的文友,不论当年他们与忠实交情或深或浅或远或近,提及忠实的人品人格,无不服膺之至!一文友告诉我,十多年前他不幸得了恶疾,要将肾切掉。时任文学陕军主帅的忠实先生,驱车百余里,在手术前赶到医院,将他连夜赶写的10余幅字分送给主刀和一应医护人员,且说:“我给大家没啥拿,拿了我写的几幅烂字,留个纪念,只求给我兄弟把活做好!”须知,《白鹿原》火了以后,忠实的书法润格亦直线飙升,这10几幅字不啻一份价值不菲的重礼!难怪这位文友每每忆起这一情节,犹自感泣不已!

忠实先生生长于斯的白鹿原,在近、现代经历了无数次革命的暴风骤雨的激荡和洗礼,再加上近在咫尺的十三朝古都文化的长期浸淫,使得忠实在质朴真诚中又平添了几许秦士的风骨和豪气。他平生最推崇清末民初关学名家牛兆濂先生“横空大气排云去,砥柱人间是此峰”咏华山名句,时常书之以明志。他勇于担当,敢为人先,他创作的《白鹿原》,即是文学高地上的一座高标赫日的西岳华山!他有着关中人的冷倔,血性,急了,也会爆粗口。相传有一显角儿,曾居高临下指示他:“陈主席呐,《白鹿原》之后你咋再不再写啦?你要体验生活,要学

习‘讲话’精神,一定要再写一部超越《白鹿原》的长篇!”对于这些套话外行话,忠实用关中方言只回复了一句:“懂个锤子!”此话网上流传甚广,真伪莫辨,可惜忠实已去,无法求证,只好姑妄言之,姑妄听之。当年鲁迅称“他妈的”为“国骂”,而忠实的“懂个锤子”当属“陕骂”!

我与忠实先生交集不多,但也有那么六七次吧。有两次是陪他饮酒,一次是两人在一室闲谈,三次是给我和友人题写书名或题字,而印象最深的则是陪他上华山那次。那是1995年盛夏,华山索道开通不久,忠实奉“秦人不游华山,一耻也”的古训,率“陕军”大将京夫、汪炎、雷朴(乐长)等亲抵华麓。我其时恰在华山管理局主持宣传工作,于是亲自陪同忠实一行经华山峪升岳。此前,忠实之名早已如雷灌耳,及见面,竟有如故之慨。忠实一脸沧桑,双目深邃,不禁令人肃然。此日,他头戴一顶红色旅游帽,足蹬一双白色防滑软底登山鞋,手拄一根华山绿竹拐杖,煞是潇洒。可十八盘以上,山路扶摇直上,多以石阶、铁链扶引,忠实渐觉体力不支,大汗淋漓。恰有一滑杆尾侍其后,众人力劝忠实乘坐,不料却遭到他的坚拒,且说:自己农家出身,坐那玩意儿上山,总感觉像南霸天,心里老大的不美气。在众人扶持下,忠实穿石峡,翻犁沟,至云台峰下榻。他观罢云台秀色,我便着人于真武殿凉亭摆好文房四宝,请他题词,他慨然应允。华管局保卫人员,随行省文学创作研究会成员,凡索字者有求必应。有云台饭店炉头某师,自言家中新修厅房一座,欲请忠实墨宝。说毕,从袖筒内出示一联:“华山千古秀,



作者与陈忠实(右一)京夫(左一)华山合影

神州万年青。”愚忠实书写。不料忠实书至第三字却将“千”字写作“万”字,这时纸已告罄,那炉头竟急得一头油汗,似绝望一般。忠实不大忍,便将错就错,补得一联:“华岳万年秀,神州千古情”,众人皆击节称绝,那炉头自是感激不尽。那次陪忠实上山,至今不觉26载,忠实音容笑貌恍在眼前,人却早已阴阳两隔!

忠实先生殁后,平凹先生亲题“关中正大人物”,这当是对忠实先生的盖棺论定。所谓“正大人物”,即仁人君子之谓也。以忠实的光明磊落、坦荡襟怀、公正无私,“正大人物”当之无愧,名至实归。至于“正大人物”之前冠以“关中”,并非将忠实影响矮化,而是点明其英雄出处而已。这就有点像“关二韩”“关三李”的称谓,绝没有人将他们的影响仅囿于关中的,忠实亦是如此。所谓“关中正大人物”,实乃对忠实卓越文学成就与超魅力人格的高度概括。

《白鹿原》经天不灭,忠实先生魅力长存!

钟楼夜话

千百年来,臣民口中的“万岁”就是专指皇帝。其实,“万岁”一词开始并非皇帝的专用词。



第36期

战国以降,“万岁”一词开始成为一个较为流行的词语,它的含意大体有三:一是它的字面含义,即祝福长寿长生的歌颂词;二是表示致敬赞叹的欢呼语;三是表示“死后”的讳称。此后,伴随着专制皇权

的确立和加强,这个词语开始为帝王所独有,并逐渐成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代名词。

到目前为止,最早名为“万岁”的人,是东汉章帝之子刘万岁,永元五年(93年)封广宗王,其年即薨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名为“万岁”的有南朝刘宋时任宁州刺史的周万岁、萧齐时某中丞何万岁、会稽郡吏王万岁、北齐后主时的韩万岁以及西魏文帝时叱咤疆场,深得皇帝恩宠、官居尚书左仆射位进柱国大将军的李远(字万岁)。这至少说

“万岁”小考

○ 闫廷亮

明,在这一时期人们名曰“万岁”是并不犯讳的。

隋唐时期也屡见名为“万岁”者。如隋朝战功卓越屡挫突厥的太平公史万岁,唐高祖时降唐的刘武周部将张万岁,唐高宗时任梓州都督的谢万岁,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周万岁,安史乱时坚守平原的刁万岁等。然而在唐玄宗以后,文献中再也看不到以“万岁”为名者。

何以如此?有人认为一是武周时期连续以“天册万岁”“万岁登封”“万岁通天”作为年号,以一种极其

特殊的形式强化了“万岁”一词的神圣色彩。二是至武曌、玄宗时期,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中心,任何不符合圣贤之道的行为都被视为大不敬。自然,已与最高统治者划上等号的“万岁”,也就不能为他人所使用了。

至北宋时,“万岁”已完全为皇帝垄断专用。据《寇准传》载:一日寇准骑马出行,“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”,结果此事为寇准政敌张逊所知而告发,寇准被罢去同知枢密院事之职,降至青州任职。这则史实说明,到宋朝,除了皇帝,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称呼“万岁”。

文史掌故